

大漠胡杨飞天梦

■马誉轲

锁定了甘肃与内蒙古交界的额济纳地区，作为新中国第一个陆上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筹建地。为了给这个“国字号工程”让路，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亲自出面做工作，额济纳旗“三易旗府”，世代生息繁衍在这里的牧民们赶着羊群、骆驼和勒勒车，远离家园，搬迁到距靶场140公里以外的沙漠腹地。虽然故土难离，牧民们却没一句怨言。

参与靶场初建的是原解放军第20兵团，也就是当年在朝鲜战场上创造过“奇袭白虎团”光辉战例的那支英雄部队。同时开进大漠的还有铁道兵、工程兵、通信兵和汽车运输部队，号称9路大军，10万人马，挺进大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，开辟中国人的“两弹一星”梦。

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。部队一进入施工场，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。在“天上无飞鸟，地上不长草，千里无人烟，风吹石头跑”的荒漠地带，官兵们“蓝天做帐地当床，黑河边上扎营房。三块石头架起锅，干菜盐巴当口粮。”施工连队的战士们昼夜苦干，石粉飞扬，手掌都裂开了口子。棉衣穿上个把月，就磨得破烂不堪。但官兵们始终斗志昂扬。有一位战士在日记本上写道：“天气再冷，冻不住我们的热心；岩石再硬，硬不过我们的双手。”修铁路的铁道兵也遇到了风沙肆虐的挑战，头一天运来的钢轨和枕木，第二天全不见了。线路铺好了，一不留神路轨就被沙子埋没。除了风沙威胁，用水也是难题。部队规定每人每天一盆水，官兵们两三个月都洗不上一次澡。那个时候国家经济困难，大家吃的主要是“土豆干、萝卜干、白菜干”和少量肉罐头。官兵忍饥挨饿，营养不良，有的落下严重残疾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2年零4个月，一个个星罗棋布的点号——发射阵地、技术厂房、通讯设施、指挥机关、生活区……奇迹般地矗立在茫茫荒漠戈壁滩上。所有工程项目质量都在良好以上，提前3年完成了预定任务。

在纪念馆里，我看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一段谈话录像，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，在哈尔滨出差的他，突然接到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陈赓大将的邀请。陈赓大将非常严肃地问他：“你说中国人能不能造导弹？”钱学森说当时他正因苏联专家撤离憋着一口气，听陈赓大将这样问，就答道：“外国人能做到的，中国人为什么不能？一定能！”陈赓大将高兴地说：“好！我要听的就是你这句话。”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纪念馆里，一本一本的手抄公式、发射流程笔记，告诉我在那个没有计算机的年代，复杂庞大的导弹试验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和基地官兵，一手拿镐，一手握笔完成的。他们克服重重困难，用自己研制的燃料，用自己的技术力量，用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将我国第一枚地地导弹、中近程导弹、原子弹、导弹核武器送上了天。

在纪念馆“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厅”，我的思绪又回到48年前，那时候我还是小学5年级的学生。一上午我们都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，围坐在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前，一遍遍地收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新华社消息：“1970年4月24日，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。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，最远点2384公里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.5度，绕地球一周114分钟。卫星173公斤……”那几天里，家乡大街小巷的广播里都回荡着卫星传送的《东方红》乐曲，人们纷纷奔走相告着。这次我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了解到，那时住在戈壁滩上的雷达测量站官兵，20多人住在一顶帐篷里，人挨人，翻身都要一起行动。在露天环境下吃饭，风沙一个劲儿往嘴里灌。聂荣臻、钱学森等前辈与官兵一起迎风斗沙，风餐露宿。他们为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呕心沥血，谱写出一曲曲中国人的志气歌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进步，基地各方面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。但由于工作性质原因，进行科学实验仍然要付出难以想象的辛苦。多少个白天和夜晚，基地官兵身穿防护服，戴着大口罩，在灼热的阳光下，一投入工作即不能吃饭、不能喝水，也不能解大小便。为了完成试验任务，他们有家难回，亲人有病甚至离去都不能回家看一眼……

进入90年代，中国载人航天摆上了国防科技事业的议事日程。这又是一场硬仗！在亘古荒凉的沙漠戈壁滩上完成这一任务，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。在那3年多时间里，工程建设者们向

联专家撤离憋着一口气，听陈赓大将这样问，就答道：“外国人能做到的，中国人为什么不能？一定能！”陈赓大将高兴地说：“好！我要听的就是你这句话。”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纪念馆里，一本一本的手抄公式、发射流程笔记，告诉我在那个没有计算机的年代，复杂庞大的导弹试验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和基地官兵，一手拿镐，一手握笔完成的。他们克服重重困难，用自己研制的燃料，用自己的技术力量，用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将我国第一枚地地导弹、中近程导弹、原子弹、导弹核武器送上了天。

难忘2003年10月16日清晨6时，“神舟五号”飞船成功降落在内蒙古中部草原，我国第一位飞上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顺利出舱；2005年10月12日，航天员费俊龙、聂海胜风雪出征；2008年9月25日，航天员翟志刚漫步太空……我这次到基地的第二天上午，正逢“遥感三十二号”01组卫星发射升空。想当初，一颗卫星发射成功，举国上下沸腾欢庆，《人民日报》刊发“号外”。如今，一箭双星或者多星发射成功，都只是刊出一条简讯而已。

经过60年艰苦奋斗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，春有绿，夏有花，秋有果，冬有暖气；出行有火车、汽车和飞机。昔日的茫茫戈壁已变成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。在发射中心以北不远处的一片绿荫里，还有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——东风革命烈士陵园，那里耸立着由聂荣臻元帅亲笔题写碑名的纪念碑，上面写着：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。烈士陵园内埋有600多名自基地建设以来牺牲、病故的先辈和官兵，上至共和国元帅、开国将军，下到普通士兵、职工家属，依次安眠在那里……

“生而一千年不死，死而一千年不倒，倒而一千年不朽”。我又想起了胡杨的精神品格。我们英雄的航天人，不正是生长在大漠戈壁上的那一棵棵胡杨吗！深秋时节，大漠深处的胡杨披着锦

衣，在璀璨的阳光照射下，发出红如火焰，灿若朝霞的光芒。我行走在大片大片的胡杨间，如同穿越长长的时光隧道，眼前是一派苍茫雄浑的气象。壮哉，胡杨！壮哉，英雄的航天人！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一个人离故乡越远，他的心离故乡越近。其实我走得并不远，乘上车，几个小时就能回到那里。

初冬，我赶到故乡营口讲课。夜里我在一个幽静恬淡的镇子里穿过，浮躁的内心一下子便沉淀下来。离开的时候，车子缓缓穿越一片丘陵，不时有几簇杂树闪现出来。后来，闪出了一轮夕阳。它洁白、清朗，静静地挂在田埂的上头，看上去更像一轮月。在其中，有一两头牛安静地嚼着干草。小时候，这样的情景常常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带着两个弟弟，走在冬阳下的乡间，一路上饿着肚子，一边背诵课堂上学来的诗句，远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……冬阳的暖意是很容易被风抄走的。实在冷了，我会带着弟弟面对阳光，在草垛下安稳一会儿，等脸上和胸脯晒热了再赶路。有一次我试探着把手抚在牛身上，发现那上面是很热的。牛的嘴巴嚼着干草，身子一动不动，它晒热了我那双冰凉的手。

这是哪年冬天的事情，已经记不得了。我只记得，那时候弟弟们很小，奶奶还活着，妈妈做老师，爸爸经营着一个旅行社。我呢，读着《水浒传》，惆怅地看着冬日灰白的天空，预想着自己的将来。

爸爸的小旅行社好时坏，妈妈也把精力牵扯进来。一年冬天，妈妈陪爸爸去四平，购买什么东西记不得了，为了生意上的或是想翻修一段围墙吧。早上出去的，说下午回来。我们三兄弟度过了快乐的上午。冬阳一偏西，他们还没回来，我们便不安起来。我想到了几天前的车祸，心里焦虑起来。熬了很长时间，我几乎确定他们出了意外。不过还是安慰两个弟弟，说他们在路上了，一定翻过东边公路的陡坡了，再有10分钟就到家了。最小的弟弟几次出去张望，都垂头丧气地回来。两个10分钟过去以后，我们兄弟3个同时跑出屋子，站在院子里，准备一直等下去了。我返身回去，给两个弟弟取来帽子和手套。冬阳再也无法温暖我们冰冷的预感。我开始设想着如何带大两个弟弟，把最小的弟弟送给姥姥家寄养更好些……我的计划刚刚成型，爸爸妈妈蹬着自行车在公路上露头了。“刷”的，我撕烂了那张完美却悲惨的“图纸”。冬阳重新灿烂起来，烘烤着全家人冰凉的脸。

还有一个冬天，奶奶大概跟妈妈不愉快了，执意要去伯父家过年。我扑开门追出去，在一片林子外面追上奶奶。我站在奶奶面前哭了，不让她走。奶奶

冬阳暖暖照故乡

■薛涛

也哭了，让我过几天去伯父家吃猪肉。记不住为什么了，那年我好像没有去伯父家吃肉。春天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去伯父家接奶奶。奶奶回来了，脸色红扑扑的，胖了。我的两个弟弟高兴得也脸色红扑扑的。我呢，一个劲儿问她为什么才回来。奶奶说这三个孙子啦。全家都高兴起来。

后来，小旅行社经营惨淡，爸爸关闭了它。营口的两个伯父帮我们搬到了辽南，奶奶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。前天晚上我梦见奶奶的耳朵聋了，醒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是做梦，心里还是阴郁着：在梦里，奶奶耳朵聋了，可毕竟是活着的。奶奶离开我们已经6年了，她埋在故乡的一片林子外面。在那里，她天天能看见淡白清朗的冬阳。

“天气预报”说，明天将有一场大风雪遍布辽宁。期盼这场大风雪把我和故乡连成一片，期盼大雪能在奶奶身上盖厚厚的大被。她暖和了，我就不冷了。

更期盼，第二天冬阳继续照耀故乡。

新时代之歌

深秋时节，我来到仰慕已久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。经过数小时驱车奔波，掠过车窗外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之后，眼前出现了一排排、一簇簇茂密的树木和花卉，如同等待检阅的一队队威武雄壮的兵士；一块写有“东风航天城”红色大字的巨石巍然挺立在茫茫戈壁滩上，恰似那刚刚打了胜仗归来的将帅。

最吸引我目光的还是不远处，生长在干涩沙砾上的一片胡杨林。秋日艳阳下，一棵棵胡杨树披着锦衣，黄黄的叶子闪着晶莹剔透的金光，正与徐徐吹拂的微风窃窃私语。就连地上散落的朽木枯枝，也通体透着满目沧桑的美感。这被誉为“沙漠守护神”的“英雄树”，耐寒耐旱，不畏盐碱，防风固沙，生命顽强。据说这类奇特稀有的树种已有一亿三千万年历史，有着“生而一千年不死，死而一千年不倒，倒后一千年不朽”的性格与品质。

陪同我参观的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政治工作部一位“老基地”，他在这里工作有30多年了。60年前，这个地区还是一片荒漠。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，平均海拔在千米左右，多为戈壁、沙丘、盐沼。只有发源于祁连山的弱水河源源不断，由南向北纵贯其间，两岸间或生长着一片片古老的胡杨林。经过几十年建设，茫茫沙漠戈壁滩上，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城拔地而起。营区里，一排排营房整齐壮观，树木挺拔，花草茂盛，滴翠鸟鸣，一派生机。

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两天里，我在“老基地”口中听到航天人许多感人故事。

那还是在1958年1月，寒风料峭时节。由陈锡联、王尚荣、孙继先、张贻祥等几位开国将军和苏联专家盖杜柯夫一行50人，开始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西北勘察。他们秘密离京，西出阳关，一头扎进大漠戈壁。在“早穿皮袄午穿纱，围着火炉吃西瓜”的恶劣气候环境中，历尽艰险，终于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拓荒之路

■桂兴华

中国所有的路
都检验了那一年的历史性拓荒
你起步的一瞬间
使一个个小岗村从此结束了荒凉

那年月的“捷报”连着“捷报”
锣鼓连着锣鼓，口号连着口号
游行的队伍还是拐不出
弯弯的胡同、窄窄的弄堂
往这边走，还是往那边走
广场上一处处积水，一程程泥泞
亿万颗心，想不到前面
还会有新的“腊子口”要闯

面对久违的你
首都，刹那间拍红了手掌
纪念碑里，一双双不眠的眼睛
也按捺不住
每个角落都掀起，问候的声浪
你的目光凝聚全民族的眼神
率先探索，掩盖在尘烟里的
漫漫前方

2

打开一部突围史
才会惊叹一种宽广
拓荒就是盘活，豁然开朗

一步步让遥远缩短
时间和空间，在一次次换挡

经济这个词的真正含义
多少年被埋在深深的荒地
全靠你啊，第一个顶着
漫天暴风雪
挖出了这颗，种子中的种子
并把它撒向应该开花的地方
谁抢先播种
谁就揭开了，泥泞背面的隐藏

深南大道、浦东大道、乡村大道
解放了多少吞吐量啊
一阵阵好风翻过
每一页，都万花攒动

3

有了你，才有了一杯杯茶水
都溢香的新时代
有了你啊，才有了一款款手机
与清风赛跑
每一次刷新都听见
新开发的时间表
在履历深处一段段，清除尘埃
深夜的屏障，被一道道推开

你竖起醒目的路标
你变成轻捷的小鸟
你倾听每一朵浪花
每片小区、每个家庭、每颗心灵
一起从野草中
拓出美丽的树之林、花之海

奋进的你，在新的大道上
铿锵迈步
思想攀上新的海拔
走在最前列的你，体格更加魁梧
这条路的心跳，将更加有力
你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
花团锦簇
你的前面啊，是更加精彩的开幕



胡杨（油画）

骆根兴作



长征

第4371期

我的海魂衫

■刘俊科

着“海魂”的意义。海魂衫不是一个品牌，但因它彰显着大海的品质，便成了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。它既是一种精神符号，也是一种感情象征；像它的名字，既赋予生命以魂魄，又赋予大海以生命。但是，只有和大海有了亲密接触之后，它才能借以身穿它的人，把大海的秉性不动声色地传递给世界。

当年一个水兵着海魂衫的时候，那包裹其中的青春肌体，总是充满着雄性的热烈。而当一个海魂衫方队出现时，那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就是一片青春的海浪了。动起来，那方队就是涌动的潮水；静下来，就又变成宁静的海湾。

想起历次国庆阅兵中的水兵方队。他们在烈日下训练，阳光赐予他们最厚

重的礼物，便是把海魂衫“印”在他们的皮肤上。那一道明，一道暗的印记，吸引了许多摄影记者和画家的眼睛。仿佛大海就在水兵的前胸后背上了，而水兵们面对着那些艺术化了的身影，也只是憨憨一笑。每当水兵方队通过天安门前的时候，总能引来异常热烈的掌声，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水兵是作为“大海之魂”而来的缘故吧。那气势，就是排山倒海。当然，其中还有一份飘逸与诗意，就看你是不是看得懂了。

因工作原因，我几乎跑遍了各潜艇支队。自从离开部队以后，每每想起来，我就“富有”得想哭。曾经的一些学员，有的已经成为艇上指挥员或战斗员，毕业时，他们之间的那种依依不舍历历在目。因为哭，也因为当胸的那一拳。有